



上海市社会科学

博士文库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 修辞学思考

曹德和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 修辞学思考

第七次课

——

H05/25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 修辞学思考

曹德和 著



P4410/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曹德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9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ISBN 7-309-02986-0

I. 内… II. 曹… III. 汉语-修辞学-内容与形式-研究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595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江苏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1

字数 224 千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修辞学角度对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全书不仅探讨了修辞中内容与形式能不能区分、为什么要区分、如何区分的问题，同时探讨了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书中对内容与形式在何种情况下结合得比较紧、何种情况下结合得比较松的问题也作了描述和分析。此外，书中还就修辞学界怎样研究内容—形式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金炳华

副主任委员 尹继佐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王荣华 王铁仙

方明伦 朱敏彦 杨德广

张仲礼 陈 昕 何勤华

秦绍德 奚洁人 谈 敏

序

今年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先生诞辰 110 周年。我的案头放着德和君拼搏了几百个日夜的心血结晶——《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披读之余，心情非常激动。作为望道先生的学生，我一直以继承和发展先师的学术思想为己任，现在看到德和在继承和发展望道先生学术思想上取得新进展，著述被批准列入“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即将问世，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现代修辞学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但是，重视和探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就此进行深入论析的著作委实不多，诚如望老四十年前所说：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怎样？过去的修辞学对这些条项的具体情况 and 相互关系一直说不大清楚。如果自己不搞清楚，就很可能造成片面性，不能全面地科学地对待。^①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修辞学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必须回答的关键性问题。修辞学论著如果说不清这一问题，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就会大大影响修辞学理论研究的深

① 陈望道《1961 年 4 月 18 日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谈话》，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294 页。

度。因此,望老后来进一步明确指出:

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①

把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提到修辞研究“纲领”的位置,这在我国修辞学史上是第一次。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望老抓重要课题锲而不舍的韧劲,同时也可以看出望老对于这一问题认识上达到的新高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打开《陈望道修辞论集》的后半部分,我们会发现,他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多次讲话中,曾经从不同侧面多次阐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到了1963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更是鲜明地提出它是修辞研究的“纲领”。概括起来说,这些阐述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在阐释修辞学对象、修辞定义时,结合论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论析修辞学对象时,望老说: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

修辞学是语文的综合利用,也是内容的具体表达。一个内容可以有几种具体表达方法,修辞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具体的表达方法。它涉及的条项极其多,修辞学就是要研究这些条项的具体情况和相互关系。^②

① 陈望道《1963年4月10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5页。

② 陈望道《谈谈修辞学的研究》,《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43页。

这一段话虽然是从表达一端立论,但鲜明地回答了修辞现象的实质和内涵,指出所谓“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采用各种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也就是说,同义手段虽多,可以从“几种具体表达方法”中,挑选一种最恰当的方法,但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更好地适合表达内容,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服务。

望老还从修辞的定义这一特定角度进行剖析:

什么是修辞?修辞是利用每一国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手段来表达我们所说的意思,它要讲究美妙,讲究技巧,但不是凌空的浮泛的,是利用语文的各种材料(语言、文字等等)来进行的。^①

换句话说,所谓修辞,就是要解决表述形式与表达内容的矛盾,就是要调整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矛盾解决得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和谐;两者的矛盾如果解决得不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协调。这里特别指出:讲究技巧“不是凌空的浮泛的”,而是利用最适合表述内容的语文材料进行的,这就是修辞。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角度来揭示修辞的本质,可说抓住了牛鼻子。

第二,在阐释修辞与题旨情境关系时,立足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角度。既注意从基本原理方面论析,又注意从阅读、鉴赏和评判

^① 陈望道《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52页。

方面剖析。望老早在《修辞学发凡》中就提出：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应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①

望老不仅旗帜鲜明地宣告：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同时通过历史总结做出以下结论：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应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望老就此又作了具体阐述。他说：

当时我研究修辞是涉及修辞学全部领域的，不仅讲辞格还讲理论，讲了运用，又讲原理原则。我还阐明了修辞必须依据题旨和情境，因为形式是根据内容来的。我既把修辞提到原则高度来分析，同时还追溯修辞研究的历史……^②

望老指出，修辞适应题旨情境的问题就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问题，而上述关系体现了修辞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望老还把适应题旨情境与阅读、鉴赏和评判结合起来，因为修辞效果的好坏，后者是衡量的重要环节。他说：

修辞与阅读欣赏的关系最大，对写说的作用则次之，修辞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年，第 11 页。

② 陈望道《1961 年 3 月 18 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291 页。

学家的修辞不一定好,因为写说是要适应题旨情境的,只有适应当时的题旨情境的修辞,才是好的修辞。^①

表达者运用修辞技巧以适应题旨情境之后,下一步就要靠阅读欣赏者的理解和接受了,因此正如望老所强调的,“修辞与阅读欣赏的关系最大”,这个“最”字值得我们重视。而修辞好与不好的评判根据在于是否适应题旨情境。过了两年,望老又一次强调说:

……评论修辞好坏要同题旨情境结合起来,离开题旨情境是很难讲好坏的。^②

他进一步点明,离开题旨情境,即离开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修辞的成功与否是很难评判的。与此同时,望老一再反对片面强调形式的现象,他说:

有人讲积极修辞就只讲变态、破格。好像只有变态、破格才好,绝对的好,这是错误的。为了适应题旨情境而超常越格才好,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有的也有玩弄形式的,但文章的目的不在此。^③

① 陈望道《解答有关修辞的几个问题》,《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② 陈望道《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82页。

③ 陈望道《解答有关修辞的几个问题》,《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

他指出,如果离开适应题旨情境这“第一义”,“为形式而形式”或者“玩弄形式”,则是错误的,因为那不是说话或写文章的目的。类似的话他还说过:

采用何种表达形式是由内容上的需要决定的。有人喜欢玩弄形式,为形式而形式,但真正好的文章却一定不是如此的。^①

他指出玩弄形式,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只有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才能取得成功。

以下这段话,可以作为望老对内容与形式关系深刻认识的总结:

我是强调内容的,反对离开内容讲修辞。消极修辞要讲通顺明白,所以特别要注意语言的纯洁性。……用什么样的修辞形式,都要根据内容。我主张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我反对离开内容讲修辞,也反对离开形式讲修辞。^②

这段话既是对三十年前《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的“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重要论点的具体阐述,也是对两个月前提出的“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著名论断的深入论析。

① 陈望道《1961年3月18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93页。

② 陈望道《1963年6月25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7页。

研究修辞既不能离开内容,也不能离开形式,而是要紧紧抓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总原则不放,不然就很可能步入歧途。

综上所述,望老论析内容与形式关系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把它融入修辞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中,贯串在对修辞学的对象、修辞的定义、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阐释中。

望老的内容—形式关系学说为什么会如此深刻呢?在我看来,首先因为望老熟悉修辞学传统,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并善于把它上升为普遍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主要从事修辞学史的研究,研究中清楚地看到,我国历代修辞研究者在论述修辞时,其实都运用了内容—形式二分法和坚持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当然,过去人们把修辞现象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以及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制约,主要是凭借经验,即便有些思辨色彩,也是零珠碎玉式的,缺乏条理性。而望老不仅将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将它系统化了。再就是因为望老很早就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并自觉地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时,望老曾深有体会地回顾说:

写作《发凡》时,我曾努力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之前,那时学习辩证法的条件不如今天,还有人反对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辩证法,而我是肯定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虽然不很彻底,不过我的得益还是在这方面。……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

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①

众所周知,用矛盾论即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事物、认识事物,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③

望老将研究对象即修辞现象分解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由此出发论析其规律,这正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在望老的修辞学体系中,内容—形式关系学说居于核心地位,该学说何以能够历数十载而不衰呢?原因即在于它来自实践且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用较多篇幅介绍望老关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诸多论点,原因有二。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修辞学论著虽

① 陈望道《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6—277页。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选集》第二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8页。

③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1页。

然林林总总,但重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论点并加以深入阐述的为数不多,可见望老这一重要思想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对有些著述理论上的深入开掘是很有影响的。其二,个别学者甚至认为望老的上述看法已经过时,理由是时代变了,观念应当更新。这是一种误解。事实是:望老的有关理论来源于实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国修辞学近几十年发展史证明,它依然有着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忽视这笔遗产的继承,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修辞学研究是大大不利的。

令人可喜的是,德和这部书稿紧紧地抓住望老修辞学理论的关键即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一问题,就此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我以为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突出论述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观点的重要性。作者不仅在全书开头的“绪论”和最后一章“余论”对此进行了论述,在各章的行文中也时时不忘记环绕这个主旨进行多角度阐述。

例如在“绪论”里,作者首先引述了望老 1962 年在华东师大学术讲演中的一句话:“修辞学研究用各种手段、多种表现方法来表达所要说的思想。一切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向,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然后进一步论述说:“修辞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这是制约修辞活动的基本规律。”作者不仅指出论析内容与形式关系乃是修辞学的任务,同时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概括成“制约修辞活动的基本规律”。应当说,这一概括是将望老学术思想换一种说法,论析更为具体化了。

接着,德和又拈出了望老 1963 年说过的一句名言:“修辞研究

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然后阐述说：

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修辞的过程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第二层意思是：研究修辞的过程，就是揭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规律的过程。

德和把望老的论断置于修辞过程中加以检验，证明有力，结论正确。但是德和并不满足，他在“绪论”中又深入一层地论析道：

在望道先生看来，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的矛盾乃是修辞中的基本矛盾，修辞的过程在许多场合也就是正确处理上述矛盾的过程。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矛盾的问题被上升到了修辞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这段话，一是指出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的矛盾乃是修辞中的“基本矛盾”，指出它贯串在修辞过程始终，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二是指出望老把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上升到了修辞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段评析完全符合实际。又如该书“余论”中作出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既是坐标又是目标”的论断也饶有新意：

说它是坐标，是因为，研究修辞的人，无论研究什么样的修辞现象，都是将它置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观察和分析。说它是目标，则因为，研究修辞的人，其最终目的是要揭示修辞中的基本矛盾关系，而修辞中的基本矛盾关系不

是其他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丢掉二分法,丢掉内容与形式关系,就是丢掉坐标和目标,而丢掉坐标和目标,修辞学将不复存在。

以上分析建筑在对望老见解融会贯通、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它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极富理论色彩,应该说是德和的创造。

有关内容和形式关系重要性的讨论,作者独到见解已如上述。至于内容与形式区分和结合的讨论,更是凝结着作者独创性劳动。在讨论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时,作者不仅历数了“区分的可能性”,而且历数了“区分的必要性”,不仅阐述了区分的间接根据,更阐述了区分的直接根据。在讨论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时,作者分别从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层次性、主从性、互动性和离合性等多种角度作了条分缕析,论证严密,新见则糅合其中。

还有一点很可贵的是,对于望老的一些具体论点,作者不是停留在继承性的叙述上,而是时有发展和创新。例如修辞学研究范围,在全面考察了望老的修辞思想后,作者对其作了重新定位,即把研究范围由原来的探讨修辞现象,扩大到“言语交际全过程”。这既反映了修辞学观念的更新,同时也显示了近年来修辞学研究的实际进展。再如,我在学习望老“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时,曾提出对题旨、情境的适应,尽管均为修辞“第一义”,但就重要性来讲,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修辞新论》中,我这样写道:“在阐述修辞理论时,既应该强调对情境的适应,更应该强调对题旨的适应。修辞者努力做到适应情境,随情应境,这并不是目的所在,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表达题旨,取得最佳修辞效果。”德和在引了这段话以后,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证,他强调指出,对于“外部矛